

将计就计的迷宫转向

——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小说的自传性策略解读

张建萍

(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61)

摘要:在其非虚构小说《事实》、《欺骗》、《遗产》和《夏洛克的行动》出版之前,菲利普·罗斯就被外界贴上了自传作家的标签。虽然他曾数次公开否认其作品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但收效甚微。随着20世纪非虚构小说创作的兴起,罗斯将计就计借助这种集“虚构”和“写实”于一体的文学形式创作作品。但以往批判罗斯作品“自传性”的外界在“自传”性强的非虚构类作品中却迷失了。这是他的两种自传性策略所致,即自传之于现实的真假和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两种写作策略。无论如何,罗斯这种以坦诚的姿态满足和回应长期以来外界对其作品“自传性”的窥探的方式是其创作的转折,同时也展现了其自传性写作策略上的成熟。

关键词:菲利普·罗斯;迷宫;将计就计;自传性策略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13)02-0080-07

一、引言

“非虚构类小说”是相对于“虚构类小说”而言的文学创作形式。虚构类小说指并非以实际发生在现实生活和历史题材为基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而非虚构类小说则以真正存在的、有迹可循的题材、背景和人物等为基础。正式的“非虚构类小说”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965年,当时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因其作品《在冷血中》(*In Cold Blood*)大获好评而备受关注。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卡波特声称此书是他首创的名为“非虚构小说”的全新艺术形式,其特点分别有三:一是主题的时间无限性,二是故事背景的陌生新奇,三是角色众多,代表多方的观点。自卡波特之后,诺曼·梅勒

等作家对这一题材进行了深入挖掘,也得益于此,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坛,非虚构小说创作盛极一时。

而此时,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正在遭受外界对其作品自传性色彩的批判。这是因为他早年凭借《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一举成名后,其笔下的人物常与罗斯本人有着相似的职业、年龄、生活背景等等,因此读者认为他总是用文笔记录自己生活最真实的状态,并始终在以自己的生活为故事蓝本进行创作^[1]¹⁵⁹。正如同大卫·布劳诺所言:“罗斯被贴上了自传作家的标签。”^[2]⁹而盛名之下的罗斯也因笔下人物备受批评,他曾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者、犹太性的憎恨者等等。对此,罗斯甚至公开否认其作品与生活的关系:“我没有什需要坦白的,我也没有向任何人

坦白过……把我的作品贴上‘自传’或者‘坦白’的标签在读者界导致了一种错误的预期，他们会既定自己所阅读到的都是自传。”^[3]¹¹⁷尽管罗斯一再否认，但是这一窘境似乎也暗示着自己走进了文学创作的瓶颈期。

非虚构小说的兴盛给罗斯的写作带来了生机，他开始尝试用这种方式进行创作。到目前为止，罗斯公开承认的非虚构小说有四部，它们分别是1989年的《事实》(*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1990年的《欺骗》(*Deception: A Novel*)，1991年的《遗产》(*Patrimony: A True Story*)和1993年的《夏洛克的行动》(*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事实》通过两位主人公的通信追忆了“罗斯”本人刚刚来到美国时的生活：他的成长，大学时光还有不堪回首的第一次婚姻。《欺骗》是“罗斯”同各色女性(包括他的妻子、情人还有其他女性)之间的对话。而《遗产》中，“罗斯”从一位儿子的角度翔实动情地记录了自己年过八十的父亲的疾病情况和离世前的最后两年的岁月。《夏洛克行动》讲述了主人公“罗斯”虽然身在美国，却无端卷入了一位名叫皮皮克的人借他之名策划的离奇政治运动中，“罗斯”不得不亲自前往以色列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归还自己清白。罗斯的四部非虚构小说既独立成书而又相互关联，除了上述所提到“罗斯”之外，把它们联系起来的还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内森·祖克曼。

长期以来，祖克曼和“罗斯”被认为是最贴近罗斯本人的形象。祖克曼在“祖克曼系列”(共九部作品)中，因为始终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者而广为外界所识。而“罗斯”则是其“罗斯系列”(共五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对于这种表达方式，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以“罗斯”为名出现，作者罗斯以调侃式的方式解释到，既然外界一直质疑他一边创作一边在为自己写自传，那不如满足读者的愿望，让“罗斯”真正现身^[1]²¹。罗斯的这种调侃貌似是对长期以来自己所受压力的一种释放，但就文学效果来看，却起到了将计就计的作用。相对于虚构文学，非虚构文学的特点是“依赖真实事件表达主题”^[4]²⁵⁶，它强调真实，以记录和展示现实

生活真貌为目的^[5]⁶¹。这样的文学形式让作品更能真实地展示世界的面貌，这一点也可以从四部非虚构小说的副标题看出，《事实》的副标题是“一位作家的自传”、《欺骗》的副标题是“一部小说”、《遗产》的副标题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夏洛克行动》的副标题是“一份坦白书”。因此无论是从此系列作品的外部形式还是自传性叙事策略来看，罗斯似乎用这四部非虚构小说坦诚地满足和回应长期以来外界对其作品“自传性”的批评，但在如此突出真实性的作品中，读者却出乎意料地迷失在寻找其“自传性”的路上。原本应该毫无争议的是“自传性”的作品却如同迷宫，尤其体现在身份的确定上。这可以呼应卡波特提出的“非虚构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即角色众多，代表多方的观点。这一特点归根到底是一种身份迷宫策略，他意指读者分不清主人公、叙述者和作家之间的真实性重叠关系。具体到罗斯的非虚构作品，祖克曼和“罗斯”所呈现的是不是作者罗斯的思想？他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罗斯？或者罗斯是二人的合体？还是罗斯的思想根本不是二人的思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让读者迷惑不解，因此外界对于其作品“自传性”的抨击也少了许多。可以说，罗斯利用非虚构小说的自传性策略，成功地构造了隐藏“自传性”的迷宫，而这种将计就计的迷宫式的方式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地化解了他之前所遭遇的危机。

所谓迷宫，原指充满复杂通道的建筑物，很难找到从其内部到达入口或从入口到达中心的道路，一般比喻复杂艰深的问题或难以捉摸的局面，罗斯非虚构小说的迷宫也恰恰具备了这些特征。而在他所构建的迷宫里，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达到这种效果，首先是自传之于现实的真假的写作策略。自传是传记的一种，以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为主，这种文体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对于现实最真实的记录。但是罗斯却在这四部非虚构小说中抛出了一个问题：即以现实为基础的自传到底是在真实还是虚假地表达着现实？其次是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的写作策略。这四部非虚构小说中从来不缺真实性的内容，但罗斯在呈现真实的内容

时,又融入了诸多虚构的元素。作品中的主人公“罗斯”、祖克曼、父亲赫曼·罗斯、皮皮克等人,到底谁表达的是作者罗斯本人真正的观点?这是罗斯抛出的第二个问题。

在这四部作品出版之后,外界对罗斯作品中的“自传性”尺度猜测更近一步,甚至认为这四部作品是距离罗斯真实生活最近的文本,是他“书写自我”的集大成之作^{[6]56}。但是解开“自传”之谜首先得思考自传这种问题是在真实还是虚假地表达着现实,同时到底哪一位人物才是罗斯本人思想的化身?只有解开了这些谜团,才能进一步去思索作品中“自传”性的内容。在阅读作品并解开此谜团的过程中,外界不断地推翻他们对罗斯作品的两个论断:其一,罗斯的作品是其对现实生活的自传式的再现;其二,罗斯作品中出现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就是罗斯本人的化身。他们惊异地发现以前对于罗斯及其作品的以上两个既定性的论断反而在其自传性较强的非虚构小说中无法被确定,反而迷失于自传之于现实的真假和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的迷宫之中。

二、自传之于现实的真假

罗斯的小说常以系列作品的形式出现。按照叙事主题,我们可以将其作品分为六个系列,分别是“美国三部曲”系列、“凯普什”系列、“罗斯”系列、“命运四部曲”系列、“复仇女神”系列和“祖克曼”系列。四部非虚构小说成书之后,罗斯原本也打算结集出版,甚至都为这个专集取好了名字,拟定为《双面孔》(*Two-Faced*)^{[7]35},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做法。虽然《双面孔》并未出版,但无疑在罗斯的心中,四部非虚构小说必然有着相似之处。如同《双面孔》这个名称一样,这一系列中的每部作品都有张双面孔,这里的双面孔指的是两个对立的叙述者,而双面孔背后折射出的是罗斯自传性叙事策略的迷宫。

《事实》以“罗斯”写给祖克曼的一封信的内容开始,最后以祖克曼对“罗斯”的回复结束。这部作品也是罗斯第一次将主人公化名为“罗斯”介入自己的作品。“罗斯”在给祖克曼的信中提到他创作自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

自我治疗,使他自己从遭遇的一系列不幸中重新恢复自我。祖克曼读完之后建议他不要发表此部自传,原因是此部作品虽挂名为“自传”,但经过文学加工后的“自传”已经并非是对过去事实的最真实的反映,所以祖克曼认为不能够以“自传”命名来出版。同样在几乎由对话组成的《欺骗》中,主人公有“罗斯”、他的情妇、妻子、来自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二女一男和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女士。在全书两个长对话中,第一次发生在“罗斯”与他妻子之间,他的妻子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笔记本(《欺骗》中的一部分文本)中存在着另外一个女性,十分愤怒,并且质问丈夫,而“罗斯”说她看到的只是一部小说,并非记录自己真实经历的自传。他的妻子听后不再生气,但他们争论的焦点很快就延伸到这本书是否能够出版的问题,这时候罗斯与祖克曼之间的冲突再次重现^{[4]58}。“罗斯”的妻子让丈夫改正书中的一些人物姓名,原因是既然他在描写一个不道德的爱情小说,而非自己真实的经历,那么就最好避免用自己的名字,不然会引起读者的误会,但“罗斯”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保留并且出版此书。《遗产》中同样有这样一个相似的情节,儿子“罗斯”上楼后发现楼梯上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他看到刚淋浴完的父亲赫曼·罗斯全身赤裸、神情崩溃,因为他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父亲为自己制造的这场“意外事故”窘迫不安,很明确地恳求儿子不要将自己这段尴尬的经历公开,但“罗斯”却背其意愿而行之,并将其视为《遗产》中的重要情节呈现给外界。《夏洛克行动》的一个重要情节是雅典之行,“罗斯”“将计就计”化装成皮皮克去完成一项秘密使命。“罗斯”把这段经历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书稿完成多年后,“罗斯”把它送给已经退休的斯迈尔斯伯格,期望得到他的建议。但出乎“罗斯”意料的是,斯迈尔斯伯格为了以色列国家、“罗斯”和他本人的安全着想,恳请“罗斯”从书中删除这段执行秘密使命的经历,但“罗斯”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依然毫无删节地出版了全书。

这四部作品谈论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有位名叫“罗斯”的作家依据自己真实的经历撰写

了一部自传并且要将其出版,却碰到了另外一位主人公的质疑,并建议他不要出版。这就是罗斯独特自传性策略的表现,也是他在非虚构小说迷宫中的第一个问题,即以现实为基础的自传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读者惊讶地发现在以“真实性”为主要特点的非虚构小说作品中,他们却无法推测罗斯作品“自传”的真实性。进一步讲,如果罗斯在以“真实性”为主要特点的非虚构小说中都无法再现现实,那么其之前作品的“自传性”又从何谈起?由罗斯独特自传性策略引发的迷宫式的问题让读者不禁思索着这四部虚构作品乃至罗斯之前作品的真实性。

三、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

罗斯的四部非虚构小说中从来不缺真实的内容。《事实》讲述的是罗斯本人刚刚来到美国时的生活经历。“罗斯”具体描绘了其父母的生平,自己的求学经历,他与非犹太女人的恋爱史,其中还夹杂着特殊的情感事件,如他因小手术导致的重度抑郁和母亲去世给他带来的沮丧等等。而另一位主人公祖克曼的人生背景也大体上与罗斯相同,他同样出生在纽瓦克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的犹太人家庭,同样是位犹太裔作家,同样因为出版了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而一举成名,同时也因此饱受非议。在《欺骗》的倒数第二节,读者才被告知这些对话都是主人公平时记录下来的和想象中的对话的整理。这在“罗斯”对妻子质问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罗斯”告知妻子这些只是他作品中的情节,并非事实。但事实并非如此,主人公“罗斯”的确与别的女性有染。将这些自传文本称为虚构的作品,是“罗斯”欺骗妻子而已。《遗产》是一个儿子对因身患脑肿瘤痛苦不已、即将去世的八十多岁的父亲赫曼·罗斯最后岁月的描述,同时也简洁真实地再现了这位老人颠沛流离的一生,这简直就是罗斯父亲晚年的缩写。《夏洛克行动》中美国广告商人皮皮克在以色列以“罗斯”的名义宣扬“流散主义”,他认为阿拉伯人早晚要对以色列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因此计划带领犹太人从以色列撤出,

重返欧洲各国定居。菲利普前往以色列去揭露和阻止皮皮克的荒唐举动,“罗斯”则以真实存在者之名前往中东地区寻找自己的冒名顶替者——皮皮克。但对“罗斯”而言,皮皮克就如同另外一个自己,阿佩菲尔德向“罗斯”讲述皮皮克的故事时说:“菲利普,我觉得我是在给你读一个你写过的故事。”^{[8][31]}“罗斯”对此也深有同感,在以色列的离奇经历中,他设法了解皮皮克的“流散主义运动”,对于皮皮克所持有的一些观点,他也非常赞同,后来连“罗斯”本人都分不清自己与皮皮克的区别。

罗斯呈现真实内容的同时,又加入了诸多虚构的元素。这四部作品中名为“罗斯”的主人公的话语被作者罗斯加上了双引号,这一点引起了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的讨论。而罗斯也随之抛出了第二个表现其独特自传性策略的问题,即到底谁是作者罗斯的代言人?

对于罗斯如此迷宫般地处理自我身份,评论界向来各执一词。美国学者罗伯特·艾特勒坚信“罗斯永远都是在写他自己”^{[9][3]},许多热爱罗斯作品的读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而德特瑞·肖斯塔克则认为罗斯之所以对情节进行如此的安排是为了刻意把作品中的“罗斯”与真实的自己区别开来^{[10][159]},也就是说,他认为此“罗斯”非彼罗斯。以大卫·布劳诺为代表的评论家则站在中立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认为作品中众多形象的重叠和综合才是罗斯本人真正的形象。

法国自传研究鼻祖勒热纳认为:“所谓自传,作品的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应当是一致的。”^{[11][5]}但是此系列作品中,作者罗斯与叙述者和主人公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欺骗》中叙述者“罗斯”否认自己有过如同自己作品主人公“罗斯”一样荒唐的经历;而在《夏洛克行动》中,作者罗斯并没有如叙述者“罗斯”一样前往以色列对自己的冒名顶替者进行追踪,更不用说执行什么秘密活动了,而所谓的皮皮克,更是作者罗斯的杜撰。因此从这一发现来看,叙述者和主人公就是作者罗斯本人的推理是不成立的,但作品中又存在着大量真实性的描写。对于谁才是作家罗斯的代言人这个问题,外界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假设、不断质疑的

过程中,每一次读者感觉马上要接近答案的时候,罗斯的写作笔锋一转,又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答案的准确性。

无论是罗斯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即以现实为基础的自传到底是在真实还是虚假地表达着现实,还是第二问题,即到底谁才是作家罗斯的代言人,这些都是罗斯采用的独特自传性策略。先利用非虚构小说这种以“真实性”为特点的文学形式将计就计将读者引入自己的文本中,而正当他们因这种文学形式而再次欲将罗斯作品贴上“自传性”的标签时,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又呈现出种种的不重叠,读者不得不深思曾经确信的“自传性”标签的真实性问题。罗斯这种自传性的策略可谓一石二鸟,他首先是在为自己作品的“自传性”正名,其次又开启了自己在创作技巧方面的转向。

四、迷宫:创作心理和技巧的转向

罗斯的这种迷宫式的自传性策略是一种在“将计就计”的创作技巧上的“转向”,这得益于当时的时代和罗斯个人的创作背景。

非虚构小说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英国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社会处于动荡的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的光怪陆离和动荡混乱让J.霍洛韦尔不禁感叹道:“越来越难以否认,现实生活已变得比最具天赋的小说家的想象更精彩。”^[12]因此很多小说家选择以事实为基础进行非虚构小说创作。自卡波特为“非虚构小说”命名开始,美国文坛掀起了非虚构小说创作的高潮,且大有取代传统小说之势,并由此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传统小说之死”的论战^{[6][74]}。早期因为作品太贴近生活而备受质疑和抨击的罗斯,顺势投入了非虚构小说的创作浪潮,他以非虚构小说的形式让“罗斯”为主人公和叙述者来构建故事,但也构建了一个给读者无限猜测空间的迷宫。四部非虚构小说之后,罗斯的“祖克曼”系列和“凯普什”系列问世,也表明其对这种介于自传和虚构小说之间的名为“非虚构小说”的文学形式的喜爱。更重要的是,借助这种文学形式,读者开始怀疑曾经确信的

“自传性”标签的真实性问题,这又达到了罗斯淡化自己作品的“自传性”特点的目的。罗斯这种在创作技巧上的“转向”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流动性的多元化视角

仔细分析罗斯的非虚构小说会发现,读者如同身处迷宫之中,面临着很多道路,而不知道出口,这些道路就是罗斯在作品中提供给读者的多种视角。比如在《事实》中,就以现实为基础的自传到底是在真实还是虚假地表达着现实的这一问题,罗斯一反以往借助作品中的主人公直接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而是给予读者多种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面临众多选择性答案的读者往往更难判断,也难以确定作者真实的意图。可以看出其创作上的“转向”之一就是罗斯总是为所描述的事物提供多种视角。

虽然在外界看来,罗斯似乎总是在不厌其烦地写着同一个系列、同一个地点,如纽马克的街道还有康涅狄格州的乡村生活等,还有同一个人物,如“祖克曼”、“罗斯”和“凯普什”等主人公和叙述者,但是每部作品都有着不同的视角。罗斯本人也因此而备受批评,罗伯特·艾特勒曾经指责他的作品“没有方向感”^{[9][6]}。如同肖斯塔克所说的:“罗斯总是动态地审视静止的事物。”^{[10][7]}罗斯这种多角度的创作还得益于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对其的影响。“巴赫金对他的影响,让他不仅创作一系列有关系的作品,同时还将同一作品中,包括情节和人物等等关联起来。”^{[10][7]}这注定其作品会具有“对话”的特征,而“对话”又是流动的,在流动的事物中寻找固定的概念总是十分困难,这也注定罗斯所构建的非虚构小说的迷宫的流动性。

正是这种流动性的多元化视角,每次读者距离罗斯最近时,却发现罗斯笔锋一转,“自传性”也随之消失不见。这样的叙事策略增加了读者找寻罗斯所抛出的两个问题的答案的困难性,同时也使得罗斯的作品更加神秘莫测。

2. 不断否定式的螺旋结构

因为《事实》、《欺骗》、《遗产》和《夏洛克的行动》四部作品中诸多主人公身份的重叠,它们共享了一种螺旋结构。通常情况下的“迷宫小说”的整个系类可以看作一个大型迷宫,

此大型迷宫又由许多小型迷宫构成。具体到罗斯的非虚构小说中,每部小说都是一个迷宫,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把每部小说看作一个小型迷宫,则小说的每一章就是迷宫的一层。迷宫每一层都有一个环形轨道,这些环形轨道都呈螺旋式向上旋转,这样一层一层向上旋转,直到迷宫的最高层。各章的开头是迷宫的新平面的开始和最低点,各章的结尾代表迷宫一个层面的终结,同时上升进入下一个轨道。这样整个章节构成迷宫结构中各层平行的螺旋轨道^{[13][68]}。迷宫中的各部分内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罗斯的这四部非虚构小说作品所构造出来的迷宫别具特色,它具有传统迷宫小说的螺旋上升的结构。无论是《事实》中“罗斯”与祖克曼对于自传是否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的讨论,还是《欺骗》中“罗斯”与妻子之间关于作品是否能以自己真实的姓名命名的争论等,这些层面都是在为迷宫的最高层服务,即对于罗斯作品的“自传性”谜底的揭晓,但是读者往往还未探索到这一层就已经迷失在罗斯所设置的种种小型迷宫之中。

罗斯所构建的非虚构小说的迷宫,除了这种螺旋上升的结构特点外,同时还具有平面式的螺旋结构。平面式的螺旋结构指每部小说之间的内容既有联系,为迷宫的最高层进行铺设,但也可以脱离此系列的其他小说独立成书,每部小说之中的内容如果选取得当也可以独立成文。罗斯非虚构小说的迷宫所具有的这一特点建立在他总是在不断地质疑甚至对之前的内容进行否定的基础上,而这种不断的否定可以让每部作品可以被独立地阅读。实际的出版情况也是如此,四部非虚构小说最初呈献给读者的总是独立的面孔,直到全部出版后其整体性和作者的意图才逐渐地凸显。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平面式的螺旋结构更增加了迷宫的难度,让读者在寻求罗斯作品的“自传性”中迷路。

五、结语

作家尤其是大师级的作家在处理自己的自传性作品时往往十分谨慎,有的作家生前根本

不写任何自传,有的甚至与给自己写自传的人反目成仇。如极重个人隐私的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因其女儿玛格丽特·塞林格背着他出版了《梦的守望者:一本回忆录》,在书中披露了父亲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对此,塞林格勃然大怒,并将女儿告上了法庭。当然也有的作家选择了让别人代写自传的方式来减少外界的非议。而对于罗斯这位创作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在美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独特作家而言,他因早年在其小说中过度暴露自己而备受指责。的确,创作早期的罗斯将自己的真实生活融入作品中,人物角色单一,情节明显,虽然没有公开暴露自己的姓名,但其真实性却一览无余,容易让读者和评论家通过作品来抨击作者本人。因此,创作技巧逐渐走向成熟的罗斯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更是小心翼翼,同时也费尽心思。

总体来说,罗斯采用迷宫式的叙事策略来处理自己非虚构小说中的自传成分,可谓一箭双雕。首先他让外界开始重新评估其作品中的“自传”性质;其次,他凭借这种写作策略的积累,开始在写作技巧上走向成熟。当四部非虚构系列的作品发表之后,读者和评论家依然期望从中找出作者的真实生活的蛛丝马迹,却发现迷失在罗斯的自传式的迷宫里。能够将计就计地处理自己的作品,这是他逐渐成熟与高明的表现。在这一系列作品创作之后,罗斯的很多作品如《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人性的污秽》(*The Human Stain*)等均深深地烙有非虚构小说的痕迹。

参考文献:

- [1] SHOSTAK D. Philip roth's fiction of self-exposure[J]. SHOFAR, Fall,2000(19):19-39.
- [2] BRAUNER D. Philip roth[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 [3] ROTH P. Interview with le nouvel observateur[G] // ROTH P. Reading myself and others.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2001.
- [4] SHAW H.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New York: McGraw, 1972.
- [5] 司建国. 美国非虚构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叙事语法对

- 比分析[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1):61-68.
- [6]曾艳钰.对应的“辩护文本”——菲利普·罗斯“自传”小说研究[J].外国文学,2012(1):55-63.
- [7]GOBLAR D. The truth hurts: the ethics of philip roth's autobiographical books[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08(32):33-53.
- [8]ROTH P.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M]. New York: Simon, 1993.
- [9]ALTER R. The spritzer-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by philip roth[J]. The New Republic, 2008(14):31-34.
- [10]SHOSTAK D. Philip roth: contexts, counterlives[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4.
- [11]LEJEUNE P. The autobiographical pact[G]//EAKIN P J. O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119-137.
- [12]HOLLEWELL J. Fact and fiction: the new journalism and the nonfiction novel[M].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3]游巧荣.试论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迷宫艺术[J].外国文学究,2005(5):81-90.

Countermining and turn in maze: autobiographical strategies in Philip Roth's nonfiction novels

ZHANG Jian-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ivil Avi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Tianjin 300161, China)

Abstract: Philip Roth's nonfictions series include *The Facts: A Novelist's Autobiography*, *Deception: A Novel*, *Patrimony: A True Story* and *Operation Shylock: A Confession*. These four works are regarded as the turning point in his writing. Before these books, he was annoyed deeply by the criticisms from the reader's request that his works are the vivid reflection of his life and thought. Influenced by the wave of nonfictions characterized with fictional and realistic factors, Roth turns the outside criticism against them and takes great advantage of this literature style. Non-fi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fidelity to the reality. But readers lost in the maze could not make sure what they learn from them are the truth of Roth. Roth achieves this goal by two writing strategies. They ar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autobiography and reality, identities of the narrator and the author, which also marks Roth's maturity in writ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Philip Roth; maze; countermining; autobiographical strategies

(责任编辑:范艳芹)